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紀卷一至五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錄監生臣李學膽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二

漢紀　　編年類

提要

臣等謹按漢紀三十卷漢荀悦撰悦字仲預潁陰人獻帝時官秘書監侍中後漢書附見其祖荀淑傳稱獻帝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悦依左氏傳體為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論辨多美張璠漢記亦稱其因

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大行於世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篇以悅書為左傳家之首其二體篇又稱其歷代寶之有踰本傳班荀二體角力爭先其推之甚至故唐人試士以悅紀與史漢為一科文獻通考載宋李燾跋曰悅為此紀固不出班書亦時有所刪潤而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閎諫疏班書皆無之又稱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書太上皇事及五鳳郊泰畤

之月皆舍班而從荀蓋以悅修紀時固書猶
未此訛又稱其君蘭君簡端興譽寛竟諸字
與漢書互異者先儒皆兩存之王銍作兩漢
紀後序亦稱荀袁二紀於朝廷紀綱禮樂刑
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際指陳論著每致
意焉反覆辨達明白條暢啟告當代而垂訓
無窮是宋人亦甚重其書也其中若壺關三
老茂漢書無姓悅書云姓令狐朱雲請上方

劍漢書作斬馬悅書乃作斷馬證以唐張渭詩願得上方斷馬劍斬取朱門公子頭句知漢書字誤資考証者亦不一近時顧炎武日知録乃惟取其宣帝賜陳遂璽書一條及元康三年封海昏侯詔一條能改正漢書三四字其餘則病其叙事索然無意味間或首尾不倫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為長未免抑揚過當又曰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

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别於正統而盡没天鳯地皇之號云云其語不置可否然不曰盡削而曰盡没似反病其疎畧者不知班書莽自為傳自可載其僞號荀書以漢系編年豈可以莽紀元哉是亦非確論不足為悦病也是書考李燾所跋自天聖中已無善本明黄姬水所刋亦閒有舛訛康熙中襄平蔣國祥蔣國祚與袁宏後漢紀合刻

後附兩漢紀字句異同考一卷今用以恭校
較舊本稍完善焉乾隆四十四年正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前漢紀卷一

漢　荀悅　撰

高祖一

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於王庭厥用大焉先王以光演大業肆於時夏亦唯翼翼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曰

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雖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卹瞻前顧後是紹是維臣悅職監祕書攝官承乏祗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敘之總爲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旨少所缺務從省約以副本書以爲要紀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

漢興繼堯之胄承周之運接秦之弊漢祖初定天下則

從火德斬蛇著符旗幟尚赤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其後張蒼謂漢為水德而賈誼公孫弘以為土德及至劉向父子乃推五行之運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於漢宜為火德其序之也以為易稱帝出乎震故太皡始出於震為木德號曰伏羲氏共工氏因之為水德居水火之間霸而不王非其序也炎帝承木生火固為火德號曰神農氏黃帝承之火生土故為土德號曰軒轅氏帝少昊滅帝摯承之土生金故為金德號曰金天氏帝顓頊

承之金生水故為水德號曰高陽氏帝嚳承之水生木故為木德號曰高辛氏帝堯始封于唐高辛氏衰而天下歸之號曰陶唐氏故為火德即位九十載禪位于帝舜號曰有虞氏故為土德即位五十載禪位于伯禹號曰夏后氏故為金德四百四十二年湯伐桀王天下號曰殷為水德六百二十九年武王滅紂王天下號曰周為木德七百六十七年秦昭王始滅周而諸侯未盡從至昭王之曾孫政遂并天下是為始皇帝有天下十四

年猶共工氏焉非其序也自周之滅及秦之亡凡四十九年而漢祖滅秦號曰漢故為火德矣在昔陶唐之後有劉累者以御龍事孔甲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其適晉國者為范氏別處秦者為劉氏當戰國時劉氏徙于魏遷于沛之豐邑處中陽里而高祖興焉

漢高祖諱邦字季初昭靈后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上皇視之見蛟龍臨之遂有娠而生

高祖隆準龍顔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寛仁愛人有大智度曾為泗水亭長嘗從王媼武負貰酒每飲醉留寢其家上嘗見光怪負等異之輒折契棄劵而不責單父人呂公好相人有女以為貴避讎于沛沛令求其女不與及見高祖狀貌公竒之因以女妻焉是為呂后生孝惠魯元公主嘗有老父過乞漿相呂后孝惠魯元公主皆大貴也及見高祖乃大喜曰夫人兒子蒙君之力也君貴不可言也遂去不復見高祖以亭長送徒驪

山夜行經豐西澤中有蛇當道拔劍斬之遂過後人至者見一老嫗哭蛇曰此白帝子也向赤帝子遇而殺之嫗因忽然不見高祖亡避吏於山澤中吕后常知其處云高祖所在上有赤色雲氣占氣者山東有天子氣秦始皇帝乃東遊欲以厭之秦二世胡亥元年秋七月發閭左屯漁陽陽城人陳勝字涉陽夏人吴廣字叔皆為屯長行至蘄會天大雨度已失期失期法當斬遂因天下之怨謀叛陳勝以繒為書置魚腹中曰陳勝王令人

賣之士卒得魚者故已恠之矣又令吴廣夜於叢祠中構火作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衆乃大驚遂殺其將尉號令徒屬稱大楚勝為大將軍廣為都尉攻掠城邑至陳衆數萬人勝自立為楚王大梁人張耳陳餘諫曰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賊今始至陳為王是示天下私也不如立六國後自為樹黨進師而西則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安據咸陽以令諸侯天下可圖也勝不聽以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校尉北徇趙地當

此之時楚將徇地者甚衆楚兵數千聚黨者不可勝數以吳廣為假王監諸將以周文為將軍衆十餘萬西至戲水葢百二十萬矣秦令將軍章邯赦驪山作徒七十萬人以擊之是時吳廣別圍滎陽不能下將軍田臧等謀曰假王驕不可與計謀乃矯陳王命誅吳廣進兵而西是歲太白再經天占曰法為大兵天下易王九月沛人殺其令高祖為沛公蕭何為丞相曹參周勃以中涓從夏侯嬰樊噲為舍人蕭何即沛主獄吏曹參沛獄掾

嬰沛廏騶勃以織簿為産噲以屠狗為事皆公之舊也是時沛公在外黄兵衆數百人蕭何等欲應陳勝故召沛公立之收沛子弟得三千人而項籍亦起兵會稽籍字羽故楚將項燕之孫也羽初起時年二十四身長八尺二寸目重瞳子力能扛鼎與季父項梁避讎於吴梁好為辯說陰有大志吴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梁乃與籍殺會稽太守殷通佩其印綬自號為會稽將籍為裨將徇下邳縣張耳陳餘既至趙說豪傑曰秦為亂政虐

刑殘賊天下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內外搔動百姓罷獘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生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莫不響應於此時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因天下之力誅無道之秦報父兄之讎而成大業者此壯士之一時也皆然其言乃收兵數萬人遂下趙十餘城武臣自號為武信君進軍圍范陽范陽人蒯通為其令徐公說武信君曰范陽令欲以其城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諸守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

君計莫若以黄屋朱輪以迎范陽令使馳騖乎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喜相率而降此由以下坂而走丸也武信君乃以侯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耳餘聞諸將徇地者多以讒得罪又怨陳王不以已為將軍乃立武臣為趙王陳王欲誅其家柱國房君賜諫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家是復生一秦也不如因賀之令進兵擊秦勝從之耳餘與趙王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不如北徇燕地以自廣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

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獘可以得志於天下乃使韓廣北徇燕地燕人欲立廣廣曰母在趙不可也燕人曰夫以楚之强不敢害趙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廣乃自立為王而趙亦歸其家趙王略地燕界閒行為燕君所得囚之以求割地趙使請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請使燕軍說燕將曰夫張耳陳餘與武臣俱杖馬箠下趙數十城豈樂為人臣哉顧其勢初定且以長幼相次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二人

名為求王實欲令燕殺之而分王其地夫以一趙尚陵弱燕今以兩賢王立左提右挈而齎直義破燕必矣燕乃遣趙王廝養卒為御而歸魏人周市為陳王定魏魏人欲立市市曰國家昏亂忠臣乃見乃請於陳王立故魏公子咎為魏王故齊王田氏之族儋亦殺縣令自立為齊王章邯敗楚軍殺周文於邯鄲殺田臧於敖倉楚將皆敗秦遂攻陳破之

沛公二年冬十月秦將圍沛公於豐出與戰敗之十一

月沛公引兵之薛令雍齒守豐趙將李良爲章邯所招遂叛以兵襲武臣武臣死張耳陳餘出走十二月陳勝之御莊賈殺陳勝以降秦楚人葬之碭謚曰隱王勝故中涓人呂臣復收餘兵攻陳以殺莊賈是時勝先令將軍秦嘉掠地及勝死嘉立景駒爲楚王初勝嘗與人傭耕相謂曰冨貴無相忘耕者笑曰汝令傭耕何冨貴也勝曰鷰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及勝爲王耕者叩門曰吾欲見涉勝見之出入輕慢盆發舒勝貧賤故毀傷威重

勝斬之故人皆棄而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房為忠正胡武為司過以苛察為忠而勝任之是故諸將不親附此其所以亡也雍齒以豐叛降于魏春正月張耳陳餘收趙衆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耳餘乃立舊趙之後趙歇為趙王沛公將見景駒遇張良于留良韓人其先五世相韓及韓亡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報讎彊秦秦始皇東游良募力士擊之誤中副車亡匿下邳游于圯上有一老父至直墮其履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

甚怪愕為其老乃取履跪而進之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與吾會此及期而良後至老父怒之凡三期而良先至老父乃喜遺書一編曰讀此即為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于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復見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乃以說沛公沛公善之良曰沛公殆天所授故遂屬焉項梁以八千人渡江聞陳嬰已下東陽欲與連和嬰者故東陽令史縣中欲立為王嬰母曰汝家世貧賤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

猶得封侯事不成禍有所歸而易以亡嬰遂以兵屬梁黥布亦以兵屬梁焉布六人也少時客相之當黥而王及其黥也乃欣然而喜輸徙驪山遂亡走至江中聚徒屬而從項梁夏四月項梁殺景駒及秦嘉止薛沛公往從之梁益沛公兵遂攻豊拔之雍齒奔魏居巢人范增年七十餘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故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

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後也梁乃求懷王之
孫心心爲人牧羊六月楚心立號曰懷王陳嬰爲上柱
國梁爲大將軍號武信君封沛公爲武安侯爲碭郡長
張良亦説項梁立韓公子成爲韓王良爲司徒略韓地
章邯遣兵攻魏魏將周市請救于齊楚市以二國師不
至章邯擊殺市遂圍臨濟魏王咎爲使其人納降而自
殺章邯進伐齊殺田儋儋從弟榮收餘兵保東阿齊王
建之弟田假自立爲齊王田角爲相田簡爲將軍章邯

圍東阿沛公項梁救之大破章邯秋七月大雨霖至于八月田榮歸逐田假立儋子市為王已為相榮從弟横為將軍田假奔楚田角田簡奔趙項梁遂追秦軍使召齊王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簡乃出兵梁曰田假窮來投我我不忍殺齊使曰夫虺蝮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為其害體也夫田假角簡之在楚趙豈有手足之戚何故不殺梁不聽齊遂不肎出兵沛公項梁敗秦師于雍丘斬秦將李由而梁益輕秦有驕色故楚令

尹宋義諫曰臣聞戰勝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盛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使宋義于齊遇齊使者義曰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疾行必及禍矣九月章邯大破楚於定陶項梁死齊使徐行不及禍也魏王咎之弟豹復收衆自立為魏王楚懷王都彭城約諸侯曰先入咸陽者王之章邯既敗項梁以楚不足憂乃北伐趙大破之趙王歇保鉅鹿秦將王離圍之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楚救趙以宋義為上將號曰卿子冠軍

項羽為次將范增為下將遣沛公别西入關於是灌嬰以中涓從嬰洛陽販繒者也是時曹參數有戰功封為執帛侯號建成君

沛公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叛田榮將兵助楚十有一月楚師至于河上項羽謂宋義曰疾引兵渡河我擊其外趙應其内破秦軍必矣義曰不然令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弊不勝則我鼔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鬭秦趙夫擊輕鋭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令

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令者皆斬遣其
子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羽曰將軍戮力伐
秦而久留不行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更飲
酒高會不因趙食與并擊秦乃曰承其獘夫以秦之彊
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亡而秦益彊何獘之承且
國兵新破王寢不安席埽境內而屬之將軍國家安危
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乃晨
朝宋義即入帳中斬宋義頭以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

王謀反王陰令籍誅之乃使報命於王王以羽為大將軍十有二月項羽濟河沈船破釜燒廬舍令人持三日糧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九勝絶甬道大破秦軍虜王離當此時諸侯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進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望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又羽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莫不怖懼於是既破秦軍羽見諸侯上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者由是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羽焉於是羽威權遂振四海初宋義與項

羽將五萬距秦三將當王離與羽大戰時精兵四十萬衆并章邯軍故也是時枉矢西流如火流星虵行若有首尾廣長如一匹布著天枉矢星墜至地即石也枉矢所觸天下所共伐也凡枉矢之行以亂平亂項羽伐秦之應沛公又敗秦軍于栗邑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拔鄢郢北坑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卒賜死于杜郵蒙恬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數千里竟死于雲陽何者功多而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將三年

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丞相趙高專政日久今
事急恐二世誅之必因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
以免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必死無功亦死且
夫天亡秦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
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章邯狐疑陰與項羽約未
決鉅鹿之圍陳餘以數萬人軍在鉅鹿北力不能救趙
張耳令張黶陳釋召餘餘遣黶釋將五千人當秦軍皆
沒及罷圍耳責怒餘餘曰所以不進死欲報秦也今赴

秦軍如以肉餧虎當何益也耳又以為餘殺屬釋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乃解印綬去耳取之遂收其軍餘與數百人之河上漁獵初耳餘為刎頸交俱隱身為里監門餘常父事耳由是有隙春二月沛公過高陽酈食其為里監門年六十餘縣中謂之狂生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輟洗謝之食其進計曰天下之郡陳留當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又多

積粟臣請使其令下公即不聽舉兵攻之臣為内應破陳留必矣於是沛公引兵隨而攻之遂取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以為將軍時商聚黨數千人以兵屬焉夏六月沛公攻宛韓王使張良從南陽太守吕齮保城不下沛公欲遂西張良曰彊秦在前宛兵在後此危道也乃圍宛宛急南陽太守吕齮擬自殺其舍人陳恢逾城出見沛公曰宛吏懼死皆堅守足下盡力攻之死傷者必衆引兵西去宛必隨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

約後有彊宛之患不如降之封其守引其甲卒而西諸城未下者必開門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秋七月封南陽太守齮為殷侯封陳恢為千戸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軍所過不虜掠秦民喜章邯遂降項羽盟于殷墟之上立邯為雍王置軍中長史欣為上將將秦降卒前行八月沛公攻武關趙高殺二世以請和求分王關中沛公不聽高乃立二世兄之子嬰為王嬰立誅滅趙高遣兵距嶢關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也願益張旗幟諸

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以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沛公欲聽之良曰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擊秦軍大破之遂至藍田

前漢紀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紀卷二

漢 荀悅 撰

高祖二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聚是謂易行有德者昌無德者殃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奉皇帝璽降于枳道旁沛公執之以屬吏於是秦遂亡矣本傳曰賈生之過

秦曰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闚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當此之時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横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及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取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合從締交相與為一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

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伏弱國入朝及至始皇奮六國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南取北粤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頫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峻臨不測之深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地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

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關中之固萬世之業也於是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百姓失望而天下懷怨矣故陳涉起於行陣之間將數萬之衆轉鬭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嬴糧而影從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夫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宫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沛公入咸陽宫室婦女珍寶犬馬之

飾甚盛欲留之張良諫沛公曰秦為無道故使沛公得至於此今始至秦即安其樂此助桀為虐也乃還軍霸上諸將皆爭取秦寶貨蕭何獨悉收秦圖書十有一月沛公與秦人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及盜抵罪吏人皆安堵如故民爭獻牛酒又讓不受於是民知德義矣沛公乃遣兵距關欲王關中是時項羽率諸侯兵四十萬衆號百萬衆西至新安卒心不服出怨言羽乃夜擊之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十有二月遂至鴻門欲

擊沛公項羽季父項伯告張良令出良曰今事急亡去則不義乃告沛公令見項伯自解于項羽沛公遂見羽於鴻門亞父范增欲擊沛公羽不聽范增謂項莊曰汝入以劒舞因擊沛公項莊既舞項伯常以身蔽沛公於是甚急賢成君樊噲聞之杖劒楯衝門而入立於帳下羽曰壯士哉賜之卮酒豚肩既飲酒拔劒切肉肉盡因責讓羽曰沛公先定關中以待大王令大王聽讒臣之言乃欲誅沛公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所以遣兵守

關者以備他盜也羽默然遂無誅沛公乃還霸上范增怒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羽遂殺子嬰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燒秦宫室火三月不滅韓生說羽令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曰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怒殺韓生羽所過殘賊秦人失望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帝徙之長沙都郴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

王司馬忻為塞王董翳為翟王黥布為九江王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徙燕王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徙齊王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趙將司馬卬數有功立為殷王瑕丘申陽先下河南迎楚王於河上立陽為河南王吳芮率百越佐諸侯立芮為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别將擊河南功多立敖為臨江王舊齊王建之孫田安初以濟北數城降立為濟北王田榮背項梁陳餘不從入關故皆

不王然素聞餘賢封南皮三縣為鄱君別將枚銷功多封十萬戶侯夏四月諸侯皆就國漢王欲叛楚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語稱天漢其稱甚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則伸於萬人之上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撫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乃就國賜曹參爵為建成侯樊噲為臨武侯張良燒絶棧道示無還心良因絶棧道而還於韓於是沛公遂至南鄭封呂公為臨泗侯淮陰人韓信為治粟都

尉初信家貧常寄食於下鄉亭長亭長妻厭之乃自絶而去釣於下邳城下有漂母憐信食信數十日信曰富貴我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豈求報乎淮陰市有少年衆辱信曰能死殺我不能死出我跨下信遂俛而出其跨下市人大笑之信母死家貧無以葬乃行營高敞葬地令其傍可置萬家者後事項羽為郎中羽不能用而去歸於漢坐事當斬已伏鑕仰視乃見夏侯嬰曰王不欲取天下邪而斬壯士太僕嬰言之於

王赦之不誅以為都尉蕭何知其賢王不能用信亡蕭何遽自追之不及以聞三日乃至王怒曰何之何曰追亡者耳王曰諸將亡者十輩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大王必欲定天下非信無可用者王乃以為大將軍何曰大王性素慢人每拜大將軍若名小兒此信所以去也宜立壇場齋七日設九賓禮而拜之既拜信衆咸驚焉信見王曰今東向爭天下豈非項王也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曰不如

也信再拜曰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項王喑嗚叱咤千人皆靡然不能屬任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與人恭敬人有疾病流涕與之分食至於封賞恡而不能與此特匹婦之仁耳雖王天下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踈王諸侯不平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附雖名為伯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勝且三秦王

詐其衆降諸侯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邯忻翳等三人得脫秦人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大王入關秋毫一無所取除秦苛法吏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王失職之蜀秦人無有不恨者今大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也五月與韓信俱東蕭何留守蜀王進兵襲雍王章邯敗走廢丘令將軍樊噲圍之王遂東田榮怨項羽不肎王已又不令市從膠東市畏楚亡之

國六月田榮殺市自立為齊王而擊田都都亡走楚田榮與彭越將軍印綬令反徇梁地越者昌邑人也初少年相聚百餘人請越為長與期會十餘人後至越曰請斬最後至一人衆皆笑曰何至如是越遂斬之立約束而盟徒屬皆驚而不敢仰視後衆萬餘人在鉅野中無所屬乃受榮印綬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遼東王韓廣不肎從之國故燕王臧荼殺廣并其地塞王忻翟王翳來降項王殺韓王成以張良從漢入秦故也

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張良遺項羽書曰漢失職之蜀欲得關中如約則止不敢反也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欲滅楚國羽以故不南而北擊齊兵九江王稱疾遣四千人助楚是歲實乙未也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于郴陳餘既怒張耳且怒項羽之不王已也乃請兵于齊以伐趙破常山趙王張耳欲走楚齊客有甘公者說耳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於東井其占曰當以義取天下漢入秦可

謂能義矣楚雖彊後終屬於漢耳乃走漢漢以故秦柱下史陽武人張蒼為常山太守陳餘迎趙王歇反之於趙立餘為代王餘以趙王弱乃使夏說為國相居代餘相趙張良閒行歸漢漢以為成信侯河南王韓王來降十有一月立舊韓王孫信為韓王使諸將略地若一郡降者封萬戸侯王使人招陳餘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漢乃求人類耳者送其首餘將從漢聞耳詐死乃止春正月項羽伐齊殺田榮齊降於楚羽焚其城郭殺降卒

繫虜老弱齊復叛楚降漢漢王立社稷於長安施恩惠
賜人爵蜀漢人從軍者家復租稅二歲關中人從軍者
復租一歲人年五十已上能善道教訓者復徭役常以
十月賜民牛酒蕭何守關中治櫟陽宫定約束轉漕給
軍專任關中事是時沛人王陵聚黨數千人在南陽始
來從漢項羽得陵母漢使至楚羽使母招陵陵母見使
者曰為我告陵漢王長者也終事之無二心因伏劍死
三月魏王豹降陳平因魏無知始來陳平陽武人也家

貧好讀書少時嘗爲里中社宰分肉甚平均父老善之平曰嗟乎使平宰天下亦如此肉矣事魏王及項羽不能用歸漢漢王與參乘令典護諸將諸將皆怒曰大王一旦得楚之亡卒乃命監護長者王愈益任用之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王殺義帝是天下之賊也夫仁者不以勇義者不以力若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事東伐此湯武之舉也王善

之乃與義帝發喪大臨三日素縞以告諸侯夏四月田橫立榮子廣為齊王橫為相止城陽項羽與齊戰漢王率諸侯之師凡五十六萬人東襲楚至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拜為相國令定梁地王遂入彭城悉收楚美人寶貨置酒高會羽聞之留其將擊齊自以精兵三萬人歸晨襲漢軍於濉水上從旦至日中殺漢士卒十餘萬人皆入濉水濉水為之不流漢軍大敗圍王三帀會天大風揚沙晝晦楚軍大亂而王得與數十騎遁去

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行楚追急輒推墮之夏侯嬰甞收載之遂得免而太公吕后被獲于楚時諸侯皆復歸楚楚進兵而西蕭何悉發關中卒詣軍韓信亦收餘兵與王會擊楚于京索間大敗之騎將灌嬰又敗楚騎于滎陽東故楚師不能復進陳平為亞將屬韓信或曰陳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未有所知也平居家盜姪其嫂在官受金王以讓魏無知無知曰大王所知者行也臣所言者能也願其計誠足以益國耳又何疑王以平為

護軍中尉盡監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王謂羣臣曰誰能為我說九江王令背楚項羽必留必留三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有儒者隨何請使至九江三日不得見何說太宰曰今臣所言是邪大王所欲聞非邪何等二十人伏斧鑕於淮南市以明大王背漢而與楚也太宰言之於王而見之何曰竊見大王之與楚何也王曰寡人北面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臣事楚者以為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自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舉淮南

之衆身為先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衆日夜會戰今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託臣竊危之夫楚兵雖彊負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之兵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深溝高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行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楚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輸

千里之外漢堅守不動進則不得前退則不得解楚亦不足恃也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臣非以淮南之衆足以亡楚也令大王舉兵而背攻楚楚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惑之布陰許之會楚使至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得以令發兵布甚愕何因令布殺使者而起兵項羽使龍且擊淮南而身攻下邑六月漢王歸櫟

陽引水灌廢丘章邯自殺壬午立子盈為太子赦罪人關中大饑米斗錢五千人相食秋八月如滎陽使酈食其說魏王豹豹曰漢王侮慢人罵詈諸侯王如奴虜耳吾不忍復見也食其還王問魏大將軍誰也曰柏直也王曰此將其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馮敬不能當灌嬰步將項他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韓信聞魏不以周叔為大將軍乃喜遂進兵偽陳船欲渡臨晉魏聚伏兵以距之信乃

伏兵從下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初豹有姬曰薄姬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恃此而反豹敗王遂納薄姬是生文帝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良及曹參等破代擒夏說進伐趙獲趙王歇斬成安君陳餘韓信之伐趙也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漢兵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也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

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則不得鬬退則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懸于麾下矣陳餘曰韓信兵號數萬千里徑來襲我亦不罷勞今我二十萬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韓信使人闞之知其不用廣武君計乃敢進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信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

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行背水為陣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不勝偽棄旗鼓走還水上軍趙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於是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不能敗水上軍乃還見漢赤幟大驚以為漢皆已破趙衆矣遂亂而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於是漢兵夾擊大破之既而諸將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何也信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此

兵法也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故置之死地既人人自為戰即與生地皆走尚安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信令軍中曰生得廣武君購千金信得之乃東面師事之問曰吾欲北攻燕東伐齊何如對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又何問焉信曰向使成安君聽子之計則信亦將為子擒矣固問之對曰足下威振諸矦名聞海內然士卒罷勞其實難用今足下舉倦獘之兵頓之燕堅

城之下情見力屈曠日糧竭若燕不拔齊必距境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不如按甲休兵日饗士卒大夫北首燕路然後使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燕不敢不從燕從而臨齊齊雖有智者亦不能為齊計也兵法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乃發使使燕燕聽命於是請立張耳為趙王以拊循趙衆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二月九江王布及隨何至布為楚所攻敗故間行而來王拒楚於成臯與酈食其謀撓楚權

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殷封其後于宋秦滅六國使無立錐之地大王誠復六國之後彼皆戴仰大王德義願為大王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未行張子房至王以問之良曰大事去矣漢王方食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

粟散鹿臺之財以賑貧窮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三矣偃革為軒倒戟干戈示不復用武今大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埜示天下不復輸積今大王能乎其不可六矣天下游士離親戚捐墳墓去故舊從大王遊者日夜望尺寸之地今乃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及故舊大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安得復臣之哉其不可八矣

誠用此計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趨銷印

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為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

時天下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率從六國攻滅彊秦之時勢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于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

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成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于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于濉水之上士卒皆赴入濉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懐内顧之心無必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飲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彊大之威

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陳平進謀曰項王大臣不過數人大王能捐數萬斤金間楚君臣使相疑惑可以破楚必矣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不問出入平多行反間謂項羽曰諸將功多矣而終不

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楚分王其地項王疑之夏四月楚圍漢王于滎陽歴陽侯范增欲急擊滎陽項羽不信增怒乞骸骨歸未到彭城疽發背而死五月紀信謂王曰臣請誑楚可以間出紀信乃乘王車出東門曰漢王降楚楚軍皆稱萬歲之城東觀漢王得與數十騎出城西門令御史大夫周苛與魏王豹守滎陽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苛乃殺魏豹項羽見紀信非漢王乃大驚怒燒殺紀信王自西入關收兵復東轅生説

曰令出武關項王必引兵而南大王深壁勿與戰項羽用兵疾如雷電令成臯滎陽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屯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于漢王得休息後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之王復出軍宛葉間項羽果引而南漢兵深壘自守是時彭越等擊楚得項聲薛公于下邳殺之羽乃自擊彭越越敗走羽乃引兵還拔滎陽獲周苛謂苛曰吾方以公為將軍封萬戸侯能為我盡節否苛瞋目駡之羽怒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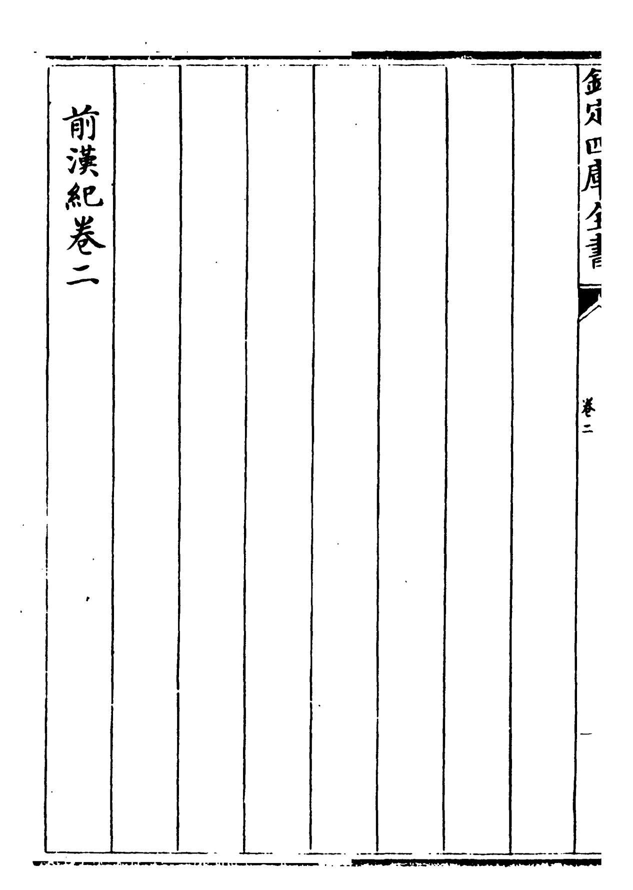
京之遂圍成臯下之所殺亦無數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大角為王坐本志以為楚王亡之徵也八月王饗師河南欲復戰郎中令鄭忠說曰王高壁深壘勿與戰王乃使從兄劉賈與盧綰將兵入楚地佐彭越焚楚積聚復擊破楚師於燕西下梁地十七城九月東擊彭越令大司馬曹咎長史欣守成臯酈食其說王曰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積粟甚多楚人不堅守敖倉乃引兵而東令士卒分守成臯此天所以資漢也且

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搔動海内揺蕩農夫失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願大王急復進兵收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雖數十萬之師未可以歳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説齊王使為漢稱東藩臣王曰善乃進兵復守敖倉食其説齊王曰知天下所歸即齊國可得而有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漢王定三秦出武

關而誅殺義帝之賊收天下之兵約諸侯之業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卒與天下同其利豪傑俊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會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殺義帝之名有背約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敢用事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積財而不能散故天下叛之賢才怨之故天下歸漢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授上黨之兵北破趙

魏誅成安君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所授也今已
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坂距
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社稷可得而
保也齊王以為然乃罷守兵與食其日縱酒焉

前漢紀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紀卷三

漢　荀悅　撰

高祖三

四年冬十月韓信將伐齊聞既和欲還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未有詔止何以得無行乎且酈生一儒士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十萬衆乃下趙五十餘城勞苦將士數年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襲齊齊

王以酈生為賣已乃烹之齊王走高密項羽東伐外黃外黃數日乃降羽令男子十五已上詣城東欲悉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彊刼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又欲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懼莫敢下矣羽赦之羽初之山東屬大司馬曹咎長史忻曰漢即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而漢果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上士卒半渡漢擊破

之盡得楚國寶貨瞽咎長史忻皆自殺王遂進兵取成皋羽下梁十餘城聞瞽咎破乃還羽於廣武間為高俎置太公於其上曰漢不急下吾烹太公王不聽羽怒欲殺太公項伯曰夫為天下者不顧其家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使人謂曰願與王挑戰面決雌雄王笑謝之曰吾寧鬭智不鬭力羽令壯士挑戰漢使善射者樓煩射楚三人殺之羽大怒即自出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王使間問之乃羽也王大驚

於是王與羽臨廣武間而語王數羽曰汝背約王我於蜀漢其罪一也矯殺卿子冠軍而自立其罪二也受命救趙不還報命擅劫諸侯入關其罪三也與懐王約入咸陽無暴掠汝燒秦宫室掘始皇冢多取財寳其罪四也殺秦降王子嬰其罪五也詐坑秦卒二十萬其罪六也皆王諸侯善地而徙逐其主令臣下爭叛其罪七也出義帝于彭城而自都之多自與已地其罪八也殺義帝於江南其罪九也夫為人臣自欲爭天下大逆無道

其罪十也吾以義兵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怒伏弩射王中胸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王疾甚入成皋中尉周昌為御史大夫田横請救于楚十有一月楚使龍且救齊號二十萬衆與齊合軍或謂龍且曰漢兵遠戰窮寇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自守命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自叛漢漢二千餘里客居其間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救齊而降之吾有何

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而有吾平生時知韓信之為人易與耳遂將兵與韓信夾濰水而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信引兵半渡擊龍且信佯不勝走還龍且追之渡水信使人決壅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擊破之斬龍且虜齊王廣田横復立為齊王戰敗而亾信遂平齊使人言于王曰齊國多詐請為假王以鎮之王大怒張良陳平躡王足諫曰方漢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春二月遣張良立信為

齊王徵其兵擊楚朁參為左丞相楚使武涉招信信曰吾嘗事項王不見用事漢漢深信我我背之不祥武涉已去蒯通説信曰漢王敗滎陽傷成臯還走宛葉閒此所謂智勇俱竭者也楚兵困于京索之閒迫于西山而不能進三年于此矣鋭氣挫于險塞糧用盡于内藏當今兩主之命懸于足下為足下計者莫若兩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以足下之賢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

向為百姓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案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深拱揖讓以懷諸侯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信曰吾豈可見利而背恩通曰常山王成安君為刎頸之交而卒相滅大夫種存亾越伯勾踐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陳張以君臣言之則不過勾踐大夫種推此二者足以觀之矣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下井陘誅成

安君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之衆遂斬龍且西向以報此所謂功無二于天下而英略不世出者也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此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臣竊危之夫隨廝養之役失萬乘之權守擔石之祿闕卿相之位計成而不能行者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蠭蠆之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矣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

而易失願足下無疑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功高漢終不奪我齊遂謝通通去乃佯狂為巫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算賦令軍士死者吏為衣衾棺斂傳送其家四方歸心焉漢王遣侯公說項羽求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封侯公為平國君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漢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不如因其幾而取之

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羽至陽夏南與韓信彭越期皆不至會楚擊漢軍大破之王復深壘自守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大王能取睢陽以東北至穀城盡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韓信則兩人必至而楚敗矣王從之信越皆至十有二月諸侯皆會垓下圍項羽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作楚歌羽驚曰漢已盡得楚乎是何楚人歌之多也夜起飲帳中有美人曰虞姬有駿馬曰騅羽乃慷慨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

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羽遂上馬乃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平明漢軍乃覺之命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至陰陵迷失道路漢軍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矣身經九十餘戰所當者破未嘗敗今困於此固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為圜陣漢軍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取

漢一將騎將楊喜追羽羽還叱喜人馬皆驚辟易數里羽分其騎為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分軍為三處復圍之羽乃馳擊漢軍復取一都尉殺百人羽復聚其騎亡兩騎於是羽引軍東至烏江亭長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以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者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常以一日行千里吾不

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去其馬短兵接戰復殺漢軍百人羽亦被十餘創乃自刎而死楚地悉平獨魯後降初懷王封羽為魯公故以魯為號葬羽於穀城山下漢王為之發哀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本傳曰項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自矜功伐而不師古霸王之業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身死東城尚不覺悟以為非已之罪豈不過哉春正月徙齊王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乃賜所從食漂母千金名下鄉亭長曰公

小人也爲惠不終賜錢百萬名辱已少年曰壯士哉以爲中尉赦天下殊死已下羣臣上皇帝尊號王辭讓而後受二月甲午皇帝即位于汜水之陽以十月爲正從火德色尚赤以應斬白蛇神母之符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番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立芮爲長沙王越王無諸率閩中兵以佐滅秦立無諸爲閩越王於是皇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令人保其山澤者各歸其田里自賣爲人奴婢者免爲庶

人上置酒南宫問羣臣曰吾所以得天下羽所以失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賞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王嫉賢妒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不賞其功得地不獲其利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也羽有一范增賢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

也上問韓信曰公相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又問韓信公能將幾何對曰臣多多益辦耳上曰何為為我臣信曰陛下雖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是時田橫與賓客五百人亡在海中上遣使赦橫罪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將加誅橫曰臣烹酈食其今聞其弟酈商為將臣畏懼不敢奉詔帝乃詔商曰田橫至敢有動者族誅橫詣洛陽至尸鄉亭三十里謂其從者曰橫與漢王並南面稱孤今漢王為

天子而横為亡虜其辱已甚矣且横嘗烹人之兄今與其弟並肩事主彼雖畏詔横獨不媿于心哉且陛下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今斬我頭馳三十里容貌未及變乃沐浴自刎令客奉其首上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立為王豈不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以王禮葬之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刎而從之上聞大驚以横客為皆賢聞其餘五百人在海島中使使召之聞横死亦皆自殺楚將季布亦以亾匿投濮陽周氏漢購

之急周氏乃髠鉗布與家僮數十人至魯朱家而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因買之置田舍乃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耳上始得天下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季布之賢不南走越即北走胡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王之墓也夏侯嬰為言之上乃赦布拜為郎中後為中郎將布立然諾之信時人為之語曰得黄金百鎰不如季布一諾朱家者為任俠所藏活者甚衆豪士以百數不伐其功諸所甞施唯恐

見之賑人先於貧賤衣不兼綵食不重味専以赴人之急及布尊貴朱家遂不復見之上欲都洛陽戍卒婁敬求見説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徳十餘世公劉避狄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之岐國人爭歸之文王為西伯始受命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盂津之上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焉乃營成周都洛邑以為此天下中四方納貢職道里均

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人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形勢弱矣今陛下用兵取天下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百姓肝腦塗地暴骨中野哭泣之聲未絶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周室臣竊以陛下為不侔矣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資膏腴之地此所謂金城天府之國陛下都關中山東雖亂秦地可全而有也上問羣臣羣

臣皆山東人咸言周七八百年秦二世而亡且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澠池背河向洛其固不敵此亦足恃也上疑焉問張良張良曰洛陽雖有此險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足以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之說是也於是上即日車駕西入關治櫟陽宮拜

婁敬為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擊燕九月虜臧荼立太尉盧綰為燕王綰與上同里同日生少相愛後以將軍從擊項羽有功故立為代王丞相張蒼從擊臧荼有功封北平侯蒼明習天下圖書善用算術故命以列侯居相府主郡國上計也

六年冬命復天下縣邑或有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皆曰發兵以擊之陳平曰陛下用兵之精孰與韓

信上曰無能過也平曰陛下將有敢信者無上曰莫能及平曰臣竊為陛下危之上曰柰何平曰信未知有告反者古者天子廵狩會諸侯陛下偽出遊雲夢會諸侯于陳信必郊迎因而執之此一士之力上從之遂執信執信反無驗黜信為淮陰侯田肎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而又王關中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阻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帶甲百萬衆此亦東秦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也上曰

善賜肖金五百斤春正月丙午立劉賈為荆王王五十三縣高帝兄弟四人長曰伯早卒追號為武哀侯封子信為刮羮侯初上微時數將客過嫂食嫂厭食之陽為羮盡刮釜上聞惡之故號其子為刮羮侯次兄曰喜字仲立仲為代王弟曰交字游好讀書有才藝從上征伐有功立交為楚王長庶子肥為齊王王七十三縣以暫參為齊相國徙韓王信于太原都晉陽封蕭何為酇侯父母兄弟封侯食邑者十餘人以蕭何舉宗從征伐故也

封曹參為平陽侯張良為留侯陳平為戸牖侯後徙為曲逆侯周勃為絳侯樊噲為舞陽侯酈商為武成侯食其子疥從征伐以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夏侯嬰為汝陰侯灌嬰為頴陽侯周昌為汾陰侯大功臣封者三十餘人其餘功未得行封上從南宫複道上望見羣臣往往聚語上曰此何謂也張良曰陛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讎此屬畏不得封又恐過失及誅此相與謀反上憂之曰為之柰何良曰急封雍齒雍齒上最所

憎惡羣臣共知後從征伐有功上即封雍齒羣臣喜曰雍齒且封我屬無患矣於是趣有司定功行封封王陵為定國侯陵始為縣豪上兄事之以其從上晚故後行封凡百四十有三人是時民人散亡居可得而數者纔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戶小者不過五六百戶封爵之日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作八十侯之位次陳平之始封平辭曰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之謀戰

勝克敵非功而何對曰非魏無知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無知張良素多疾病乃稱疾曰臣家五世相韓及韓亡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王者師封萬户位為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臣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道不食穀遂不仕良為人容貌美麗如婦人女子初季布異父弟丁公為楚將逐上上迫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而還天下既定斬丁公以徇軍曰

自今以後為人臣者莫效丁公也以蕭何功最高羣臣皆曰臣等被甲執兵多者百餘戰攻城略地各有等差蕭何無有汗馬之勞徒持文物論議而已今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發縱指示獸者人也追得獸者狗也諸君徒能走得獸功狗也蕭何發縱功人也及奏位次羣臣咸曰曹參宜第一謁者關内侯鄂千秋進曰曹參雖有野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夫上與楚相距五年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

其處非上所詔命而數萬之衆會上乏絶者數矣楚漢相距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常轉漕給食陛下雖亡山東蕭何常存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於是令何為第一帶劒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所食關内侯邑二千户封為安平侯其吏二千石從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其家上置酒衆辱隨何曰為天下安用腐儒哉何曰陛下

發步卒五萬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何曰以二十人使淮南王至如陛下之意是臣之功賢于步卒五萬騎五千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以何為護軍中尉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乃人主也太公雖父乃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朝人臣如此威重不得申後上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却行欲拜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上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

荀悅曰孝經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古之道子尊不加於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大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朕平暴亂以安天下斯皆太公之教訓也尊太公為太上皇秋七月匈奴圍太原韓王信於

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征太原匈奴冒頓單于拒漢漢使者闕匈奴者十輩皆曰易擊上使婁敬往還曰匈奴見羸弱似有伏兵不可擊上怒曰齊虜妄言沮吾軍械繫之上至平城匈奴果圍上於白登七日用陳平謀說匈奴閼氏夫人得開圍一角上乃遁出其計祕世莫得聞也士卒歌之曰平城之下禍甚苦七日不食不能彎弓弩上既還謝敬曰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斬前使者十餘

輦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先是有月暈圍于昴參畢七
重本志以為昴畢之間為天街北羌胡也街南中國也
昴為匈奴畢為邊兵平城之應云匈奴攻代代王喜棄
國歸洛陽廢為郃陽侯辛卯立皇子如意為代王春二
月上自平城還見蕭何治宮室於長安甚盛上怒曰何
治之過度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皇威
且無令後世有以過也乃遷都長安是時威儀未設羣
臣爭功醉呼或拔劒擊柱上患之博士叔孫通請制禮

儀上曰度吾所能行者通乃與弟子百餘人共起朝儀大朝會長樂宫陳車騎旌旗兵衛羣臣列位百官執職成禮而罷莫不祗肅於是上歎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為郎中夏四月行如洛陽婁敬進計和匈奴請以魯元公主妻單于單于因之為女婿有子則為外孫後世可以漸臣也上將行之吕后涕泣固請留之乃止更以宗室女為公主妻單于結和親歲致金幣賂遺之

前漢紀卷三

前漢紀卷四

漢 荀悅 撰

高祖四

八年冬上擊韓王信餘寇于東垣建武侯靳歙有功遷為車騎將軍上還過趙趙相貫高伏兵栢人亭欲為逆上宿心動曰栢人者廹於人也乃去之初上過趙王甚卑恭上箕踞罵詈甚辱之貫高謂王曰皇帝遇王無禮

請殺之王齧其指出血曰先人亡國頼皇帝得復德流乎子孫君無出口高等私相謂曰吾王長者終不背德何為汙王事成歸之于王不成獨身坐之乃陰獨為謀而王不知十有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送歸于縣給衣衾長吏視葬祠以少牢十有二月至自東垣春三月行如洛陽令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縠絺紵九月至自洛陽九年冬十月淮南王趙王楚王來朝置酒前殿上為太上皇壽曰始者大人常以臣不如仲能治產業今臣之

業孰與仲多殿上皆稱萬歲十有一月徙郡國大族豪傑名家十餘萬戶以實關中婁敬之計也十有二月行如洛陽趙相貫高逆謀發覺同謀者趙午等十餘人皆自刎死高曰若皆死誰當明王不反乃就檻車送詣長安言王不知考治身無完者終不復言上曰壯士哉令人私問之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親戚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戚哉具以情對上乃詔赦趙王嘉貫高之節乃赦之高曰所不死者欲明王不反今王

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簒弑之名將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天絶吭而死趙王張敖尚魯元公主故封敖為宣平侯

蔔悦曰貫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趙王掩高之逆心失將而必誅之義使高得行其謀不亦殆乎無藩國之義減死可也侯之過歟初捕趙王詔有敢從者夷三族趙王郎中田叔孟舒皆賢名見之漢朝

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皆以為郡守春正月徙代王如意為趙王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燕王荆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葬于萬年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如意羣臣爭之不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固爭之上問其狀昌為人剛直少言對曰臣雖口不能言然心知其不可陛下必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如意臣期

不奉詔昌甞奏事上方擁戚夫人昌還走上追之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曰陛下桀紂主也上笑之後上甞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所謂符璽御史郎趙堯進曰陛下所為不樂者非以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萬歲之後不能自全也上曰然堯曰宜為趙王置貴強相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憚者上曰誰可使對曰周昌可相趙王上謂昌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憂趙王非公莫可相者乃以昌為趙相以趙堯代昌為御史大夫初

趙人方與公謂昌曰君之吏趙堯奇士也且代君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卒如方與公言九月陳豨反初豨接下賓客從車千餘乘適代時辟淮陰侯韓信韓信既廢恐懼怨望乃與豨謀曰趙代精兵處也公反於外上必自出吾從中起天下可圖也及反上欲自擊之建成侯周緤泣曰陛下常自行是無人可使初緤從上每有不利終無離上之心上以為愛我賜上殿不趨上遂東至邯鄲選壯士可令將者四人各封千戶侯

左右皆曰此人何功而封千戶上曰非爾所知夫陳豨反趙代皆豨之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獨邯鄲中兵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心乎復求樂毅之後得樂叔封樂鄉侯號曰華成君令吏民為豨所劫略皆赦其罪問豨將皆故賈人曰吾知易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將多降是時沛人任敖素善於上上以客從拜為上黨太守堅守不下封敖廣阿侯御史大夫趙堯擊豨有功封江邑侯詔御史曰獄之疑者吏或

不敢決或有死者久而不能論無罪者久繫自今以後有疑獄者各讞所屬二千石二千石不能決移之廷尉廷尉不決具奏以聞

十一年冬十月遣周勃征代地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與陳豨為内應欲夜詐詔諸宫徒奴以襲吕后太子其舍人告之吕后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陳豨已死羣臣皆賀遂執信斬之夷三族信方斬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為女子所執上自邯鄲至洛陽名蒯通將

烹之通曰臣聞狗各吠非其主當彼之時臣但知有齊王信不知有陛下且秦失其鹿天下爭逐之高材輕足者先得當此之時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可盡烹耶乃赦之上使使者拜丞相蕭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羣臣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揖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其內非有矢石之難而益封置衛者以今淮陰侯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者衛君非所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

受以家財給軍何從之上大悅立皇子恒為代王都晉陽赦天下三月梁王彭越反誅三族上擊陳豨時徵兵梁王梁王但遣將往上怒之梁王欲自行其將扈輒曰王始不行見讓而往即為擒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疾梁王太僕有罪亡者告彭越與扈輒謀反上捕囚越赦為庶人徙之蜀道逢呂后於路涕泣曰無罪願歸昌邑呂后與俱還洛陽謂上曰彭越壯士徙之蜀自貽後患不如遂誅之呂后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乃

誅之夷三族梟其首令曰敢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太傅欒布為彭越使于齊還報命首下祠而哭之上欲烹之方提頭趨湯鑊布曰願一言而死曰陛下非彭越項氏不亡今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一徵兵王不自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察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湯鑊上赦之拜為都尉於是醢彭越以醢遍賜諸侯淮南王英布聞越死見醢乃驚恐陰有疑謀立皇子恢為梁王皇

子友為淮陽王夏四月上行自洛陽五月遣楚人陸賈使南越立尉佗為王佗者秦時為南海郡尉因天下之亂遂有南越賈至尉佗椎髻箕踞見賈賈曰足下中國之人親戚昆季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行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天子聞君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秦將欲移兵於王天子為百姓勤勞遣臣授君王印綬剖符通使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

先人墳墓夷滅宗族遣一偏將將十萬師以臨越越人
即殺王降漢如反手耳於是尉佗乃蹷然起坐而謝曰
吾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
賢賈曰王則賢矣復問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
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
統治中國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已来未曾有也今王
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譬猶漢之一郡何乃
比於漢也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起中國

何遽不若漢乃遂受符印稱王賜賈橐中裝直千金餘贈送亦千金賈還報命拜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詩書上罵之曰吾居馬上得天下安用詩書乎賈對曰陛下居馬上得之寧能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久長之道昔吳王夫差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而滅向使秦已兼天下行仁義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上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之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故賈凡著書十二篇每奏

一篇上讀之未甞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秋淮南王黥布謀反謂其將曰上老矣猒兵必不能自來諸將獨韓信與彭越今皆死矣餘不足畏遂反汝陰侯問故楚令尹薛公曰布何故反對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其身故反耳夏侯嬰乃言薛公於上上名問之薛公對曰布出上計則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布出下計陛下高枕而卧耳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

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何謂中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見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無患矣上曰此計將安出曰必出下計布故驪山徒耳致萬乘之王此皆為身不顧其後不為百姓萬世之業也上曰善封薛公為千戶侯上遂自征布赦死罪已下皆令從軍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布果東擊楚楚王分軍為三欲以相救為奇兵或謂楚將

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分軍為三布敗其一兩軍散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敗其一軍而二軍皆走布遂與帝遇于蘄西會甀布兵精甚其置陣如項羽軍上惡之上謂布曰何苦反布曰我欲為帝耳上罵之遂戰布敗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布走江南長沙王使人殺之

上擊布也數使使勞相國或謂何曰君居關中甚得百姓心上畏君傾動關中君何不多買人田宅賤貰貣以

自汙不然上心不安何從之上還過沛悉名故人父老子弟置酒上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歎息曰游子悲故鄉吾萬歲之後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人世無所與又以豐比沛既至長安立豐縣豐之枌榆故廬社皆如舊制也周勃定代斬陳豨或言燕王綰與豨通謀上召盧綰盧綰謂其臣曰往年族淮陰侯彭越皆吕后計今上疾病吕后婦人專

欲誅異姓及大功臣遂稱疾不行上怒使樊噲將兵擊之綰將其家屬與數千騎居長城下欲候上差自入謝之上立沛侯濞為吳王濞者郃陽侯仲之子也已拜上相曰汝面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非汝也然天下一家慎勿反也濞頓首曰不敢上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十有二月還京師民遮道上書數千人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上笑曰相國亦愛利乎使相國自謝民後蕭何為民復請上林苑中空地令民得入田無收稾

為禽獸食上怒曰相國多受賈人金錢為人請吾苑乃詔下廷尉王衛尉諫曰相國何罪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人錢為請吾苑以自媚於人王衛尉曰事苟有便於人而請之宰相職也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金乎且陛下拒楚數年及陳豨反時上自將兵往當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之有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今利賈人金錢乎且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天下夫李斯之

分過又何足法哉上乃令相國復其位詔為秦始皇帝置守冢三十家楚隱王十家復無所與春二月熒惑守心星占曰王者惡之立皇子建為燕王上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良醫曰可治上怒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呂后問曰陛下即百歲之後蕭相國終孰可代者上曰曹參可又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佐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

氏者必勃也可為太尉又問其次上曰過此以後非乃所知先是上嘗疾困惡見人詔戶者無納羣臣羣臣莫敢入十餘日樊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陛下疾甚大臣震恐久不見臣等計事顧獨枕一宦者嗟乎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上笑而起初上欲廢太子呂后聞之使留侯為太子計留侯曰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夏黄公甪里先生綺里季皆逃在山中然上高之今令太子卑辭安

車迎此四人來以為客時隨入朝則一助也吕后從其計四人果來年皆八十鬚眉皓白故謂之四皓初黥布反時上欲使太子將兵擊布四人相謂曰凡來將以安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有功則位無益也無功從此受禍乃令吕后對上泣涕而言黥布善為兵諸將皆陛下故人今乃令太子獨將兵擊之恐諸將莫肯為用且懼布聞之鼓行而西耳陛下雖疾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乃自行及還其疾稍愈欲易太子太

傅叔孫通固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晉國大亂數十年秦不早定扶蘇胡亥詐詔自立使滅絶泰祀臣敢以死爭之上雖聽之而心欲廢太子及讌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怪而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驚曰吾召公等不奉詔今侍太子者何四人對曰陛下喜罵輕士臣等義不受辱故亡今聞太子仁孝愛人敬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臣等故來上曰煩公等幸卒調護太子四人退上召戚夫人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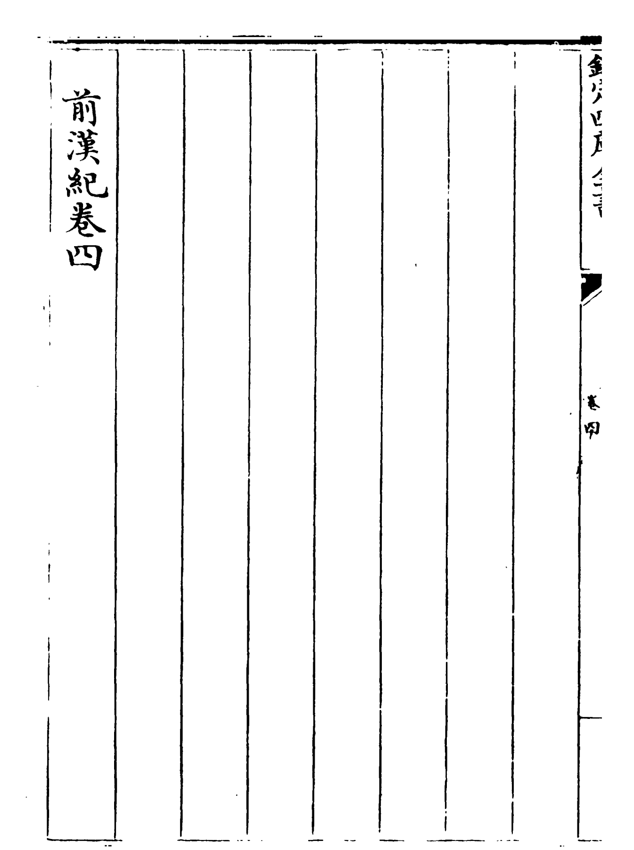
曰吾欲易太子彼四人者為之輔羽翼已成難揺動也太子遂定春三月詔曰吾有天下十二年于今與天下賢士大夫共安輯之至于襃賞功臣可謂無負矣其不義背天下約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安宫吕后畏諸將大臣與審食其謀欲盡誅大臣數日不發喪酈商謂辟陽侯曰今陳平灌嬰將十萬衆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衆定燕代此四人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京師大臣内叛諸將外反

亡可翹足而待審食其言之於呂后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上已崩遂亡入匈奴中五月丙辰皇帝葬長陵本志曰高祖入秦初順人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

讃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劔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禪不階湯武之王龍行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

帝宇八載之間海内克定遂何天之衢登建皇極上古已来書籍所載未甞有也非雄俊之才寛明之畧歴數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奥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故觀秦項之所亡察大漢之所興得失之驗可見於兹矣太史公曰夏政忠政忠之弊野

故殷承之以敬以敬之獘鬼故周承之以文以文之獘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獘秦不改文酷刑漢承秦獘得天下矣



前漢紀卷四